



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

〔苏〕安·涅克拉索夫 著
孙幼军 译写

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

〔苏〕安·涅克拉索夫 著

孙幼军 译写

新世纪出版社

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

【苏】安·海克拉索夫 著

孙幼军 译写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5印张 87,000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80册

书号10430·23 定价0.95元

致 读 者

四十多年前，我读了安德列·涅克拉索夫的中篇《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的原稿，由此得知这个勇敢的船长以及他的两个无忧无虑的助手罗木和福克斯乘坐小帆船“倒霉号”周游世界的事。

从那时到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星球的面貌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人类进入了宇宙，核动力船只在以前无法通过的坚冰上铺平了道路。人们面对着新的喜悦，也面对着新的探索。许许多多新的作品也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了。

但是小艇“倒霉号”却至今行驶在儿童文学的海洋上。船长伏伦盖尔把许多文学海洋上的小船抛在了自己的船后边，继续行驶在原定的航线上，信心百倍地走在通向自己小读者心灵的道路上。

对于千千万万的孩子来说，伏伦盖尔船长已经成为熟悉和受到喜爱的形象，正如好吹牛的闵豪森、勇敢的鲁滨逊和淘气的董·赛依尔一样。

《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的第一批小读者如今已经变成爷爷奶奶了。这部书的第一版也早已成了珍本。但是，伏伦盖尔本人却并不打算退休。他直到今天还作着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给孩子们以快乐并且教会他们用微笑去对待不幸和困难。

对于第一次打开这本书的小读者，我是充满羡慕之情的。他们将从这里知道许多有趣的事，他们会爱上大海，至少，他们也会发自内心地笑起来。

С·米哈尔科夫

（本书据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Приключения капитана Врунгеля》译出、改写。）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不顺利的出航	6
第二章 跟着小松鼠跃下山崖	15
第三章 险遭暗算	28
第四章 新招募的水手	36
第五章 一场拳击	40
第六章 智斗海盗	49
第七章 鸵鸟蛋和空心面条	55
第八章 冰山奇遇	64
第九章 巧捉企鹅	74
第十章 海上漂流	82
第十一章 夏威夷音乐会	86
第十二章 勇斗巨蟒	95
第十三章 玩高尔夫球	101
第十四章 横扫追兵	111
第十五章 告别“倒霉号”	115
第十六章 煤舱里钻出了罗木	124
第十七章 奇怪的小狗	128
第十八章 胜利返航	133

引 子

我们班“航海学”这门课由伏伦盖尔教授担任。

他在第一堂课上说：

“航海学嘛，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教我们选择一条最安全和最有利的路线，把这条线画在地图上，让船照着它航行……”

他最后又说：“航海学嘛，并不是什么精确的科学。要想充分掌握它，你必须具有丰富的、长时间的海上航行经验……”

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开场白，竟引起了我们一场争论。我们争论得那么凶，以致全校的学生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人认为，毫无疑问，伏伦盖尔是个退役的航海老油子。他精通“航海学”，讲解有趣，富于指导性。他本人的经验呢，不用说，十分丰富！看样子，伏伦盖尔教授确实曾经踏遍大海。

谁都知道，人是有各种各样的。一部分人过于轻信，而另一部分人恰恰相反，总倾向于批判和怀疑。我们同学中间也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一口咬定：我们的教授与一般航海家不同，他压根儿就没到海上去过。

为了证明他们这个没有多少根据的结论，他们援引了伏

论盖尔教授的外貌来说明。而他的外貌，确实也和我们脑子里的好水手的概念不符。

伏伦盖尔穿着一件肥大的衬衫，束着绣花的腰带，稀疏的头发光溜溜儿地从脑门儿梳到后脑勺儿上。他戴着一副没有眼镜腿儿、只用一条黑线拴着的夹鼻眼镜，脸刮得十分干净，身材矮小肥胖，说话的声音低沉好听。他常常微笑，搓着双手，闻鼻烟。他的外表与其说象个远洋航行的船长，不如说象个退休的药剂师。

为了使我们的争论有个结果，一次上课时，我们请求伏伦盖尔教授给我们讲讲他过去的远征。他微笑着说：

“啊，算了吧，没什么讲头儿。再说，现在也不是闲谈的时候……”

他不但什么远征也没讲，还把这堂应该讲的课改成了课堂测验。

下课铃响了以后，他腋窝下夹着一大叠笔记本走出去，我们的争论也就至此结束。就连认为他有丰富海上经验的同学这时也觉得，伏伦盖尔教授的“航海经验”恐怕是靠坐家里读书得到的。

要不是我在不久之后由于一个偶然机会亲自听他讲了他的环球旅行，我们就很可能继续坚持我们的错误意见。他的海上旅行既充满危险，又那样饶有趣味。能独自听到他讲那些故事，我实在是万分幸运的。

这事发生得很偶然。

在那次课堂测验之后，伏伦盖尔教授失踪了。三天之后

我们得知，他回家时，在电车上挤掉了橡胶套鞋，双脚着了凉，因此感冒病倒了。而时间是紧迫的：春天、测验、考试……我们每天都需要笔记本。这样，我作为班长，就被指派去伏伦盖尔教授家取笔记本。

我去了，挺容易地就找到了伏伦盖尔教授的住宅，敲了两下门。我站在门外，想象着教授的模样儿：坐在床上，用枕头围着，紧紧裹在被子里，只有因感冒而变得通红的鼻子翘在外头。

没有人回答。我又敲第二次门，这次敲得更响些。仍然没人回答。我忍不住去拧门把手，门开了……

由于意外，我完全呆住了。

代替谦恭的退休药剂师，在写字台前坐着一位威严的船长。他正抱着一本什么古书，看得入迷。他的身上是全套的船长制服，袖子上的金色镶条闪闪发光。一个冒着烟的大烟斗叼在嘴上，正呼呼地冒着烟。夹鼻眼镜不见了，灰色的头发也东一撮西一绺地翘向各个方面。就连鼻子，尽管它确实变红了，也显出几分威严，表现出一种坚毅气魄和勇敢精神。

在伏伦盖尔面前的写字台上摆着一个小艇的模型，桅杆高高地耸立着，上面挂着雪白的帆，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小彩旗。小艇模型旁边放着六分仪。漫不经心地丢在那里的一卷大地图把一个晾干的鲨鱼鳍遮住了一半。地板上，代替地毯的是一张带着头和长牙齿的海象皮。墙角上放着军舰上用的大铁锚，还连着几节生了锈的铁环子。墙上挂着弯刀，并排

的是一柄大鱼叉。

听见门响，伏伦盖尔抬起头来，用一把短剑当书签夹在书里，然后站起来，象在九级风暴中一样，摇摇晃晃地迎上来。

“很高兴认识您。我是远洋航船的船长伏伦盖尔。”他用雷鸣一般的低音说，同时向我伸过一只手来，“大驾光临，有什么指教啊？”

老实说，我手足失措了。

“是这样的……教授，”我到底说出话来了，“是同学们派我来拿笔记本的……”

“噢，噢，对不起，”他说，“对不起，我没认出来。这该死的病损害了我的记忆力。也老啦，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啊，是的，你是来拿笔记本，对吧？”

伏伦盖尔又问了一句，开始弯下身子去，在桌子下头翻。

他终于从那儿翻出一叠笔记本，用自己宽而多毛的大手在上头拍了一下。他用的力气真不小，只一拍，灰尘就向四面飞扬。

“在这儿，”他说，接着打了个很响、很痛快的大喷嚏，“啊，请原谅！……你们都得了‘优’……不错，都是‘优’！我祝贺你们！带着丰富的航海知识，在贸易的旗帜下踏遍辽阔的大海，这是值得赞美的。要知道，这也引人入胜啊！年轻人，你们前面，该有多少美不可言的画面和永志难忘的感受等待着你们呀！热带、南北极、围绕地球的大航行……”他又梦幻似地补充一句：“我想念啊，你知道，我只要有一段时间

不能去，就总是梦到它们！”

“难道您也去过海上吗？”我不假思索地冒出来这么一句。

“去过？”伏伦盖尔象是感到屈辱了，“我么？我去过的。老弟啊，我去航行过的。还可以说，我很是航行过一阵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唯一用两座位帆船作环球远航的！航程十四万海里，兜了无数的圈子，历尽数不清的艰险……当然，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情况变了，风气也变了。有很多东西，现在很难想象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那遥远的过去，你就不能不承认，那里头还是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和大有教益的东西。那些东西值得纪念，值得讲述……请您坐下。”

伏伦盖尔教授说着，推给我一节鲸鱼的脊椎骨。我象坐椅子一样在那上头坐下来。伏伦盖尔就开始给我讲他航海的故事。

第一章 不顺利的出航

你知道，我在自己的小窝里呆腻了，我想还象过去那样折腾一番，我于是就折腾起来了。怎么个折腾法儿？我要去周游世界！……请原谅：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急着要办？没有？那好极啦！那我就从头讲起。

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当然罗，也不是个毛头小伙子了。不，我已经到了有足够经验的年岁！也可以算个老油子了。我被认为是个好样儿的，境况极佳，不是向您夸口，是建立了一些功绩的了。照当时的情况，我完全可以到最大的一艘远洋轮船上当指挥人员。这当然蛮有意思。不过，当时那艘巨轮恰好刚刚出海，我呢，又是个急性子，等不得。我也就不再理睬它，决定乘坐小艇。要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环绕地球一周，用双座位的小帆船！

我开始寻找合意的小艇。我居然找到了！这正是我需要的那种，它象是准确地按照我的心意打造的。

这小艇确实也有需要修理一下的地方。可是在我亲自监督下，一切都进行得极其顺利：刷上了油漆，安装了桅杆、新帆，换掉了甲板，把龙骨截短了两英尺，接长了船舷……一

句话，足那么一通忙。可是我没白忙，弄出来的这只小艇，就别提有多漂亮啦！

小艇停泊在岸边，用防雨布遮严，我自己则着手动身前的准备工作。

这种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探险队员本身。所以我得特别谨慎地为自己物色助手。我应该承认，我是很走运的。我的副手罗木是个了不起的、忠诚热心的人。你自己看嘛：他身高足足七英尺六英寸，声音象轮船拉气笛一样响亮。他力大无穷，而且极有耐力。除了拥有航海方面的丰富知识，他还谦虚得令人吃惊。一句话，凡是第一流水手应该具有的品质，他都具备了。可是罗木也有美中不足之处，而且这“不足”相当严重，那就是：他完全不懂外语。这当然很让人伤脑筋，不过并没有难倒我。我估计了一下情况，就吩咐罗木，让他在指定的期限内掌握英语口语。我只有三周的时间，罗木还必须达到应有的水平。你猜怎么着？他还真就掌握了！

这是由于我采用了迄今还没有人采用过的先进的教学方法——我给我的副手请了两位英语教师，让他们俩一个从头儿，也就是从字母开始，往后教；另一位教师呢，我让他从后往前教。这样一来，六周的课恰好可以三周完成。当然，罗木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很顺利的，就说学字母吧，我的副手不分日夜地拚命念那些发音很难的英文字母。这里头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不愉快。这不，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桌子前头，念字母表上的第九个字母：

“哎—噢，哎—噢！哎—噢！！哎—噢！！！哎—噢！！！！……”

他反复地喊着一个调子，而且声音越来越高。

我们的女邻居吓了一跳。她探头一看，一个又高又大的壮小伙子坐在那儿瞪着眼睛叫唤，就认定这不幸的人情况不妙，赶紧去叫紧急救护车。紧急救护车来了，上头跳下几条大汉，按住了罗木，立即给他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的拘束衣。我第二天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从精神病院里弄出来。不过，后来的事情就顺利了。我的新教学法奏了效，整整三星期之后，我的副手罗木向我报告说，两位教师一个教完了前半，一个教完了后半，正好在中间衔接上了。于是，整个学业结束。就在当天，我命令出航——我们耽搁得够厉害了！

这样，那个期待已久的美妙时刻终于来到了。

在今天，这也许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可是那会儿，使用小帆船远航却很稀罕，可以说是件轰动世界的新闻。这就难怪那一天从一大早儿岸上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你瞧吧，又是彩旗，又是乐队，简直欢天喜地。我站在舵旁，下命令说：

“张帆！解缆绳！右满舵！”

就在这时候出了事。

船帆扬起来了，鼓满了风，象雪白的翅膀。可是我们的小艇，你猜怎么着？硬是一动不动。解开了船尾的缆绳，还是不动！我这一看，嗯，得采取果断措施了。那时候，正好有一条拖轮从旁边驶过。我抓起话筒，喊道：

“喂，要用拖轮！接住缆绳！活见鬼……”

拖轮使劲地拽，“噗噗”地喘着气，船尾翻出白泡沫，就差没竖起来了，可是我们的小艇还是稳如泰山……这事情简直是怪透了！

忽然“轰隆”一声响，小艇猛地倾斜了，我倒撞在甲板上，一下子昏了过去。等我醒过来一看，海岸的情形完全变了。人群不见了，水里倒是万头攒动，而且，还漂着一个卖冰激凌的小木亭子，那顶上坐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电影摄影机，正不停地冲我们转着摇柄。

我探头往下看，在我们船舷下，是整个儿一个绿岛。我仔细看了一眼，这才什么都明白了。原来，修船的木匠师傅因为疏忽，给我们换船舷时用的是新鲜木材。大夏天儿的，这些木材又得到充裕的水分，就在沙里扎下根，而且越长生长越延伸，越长生长越茂盛。我说怎么岸上会突然出现那么一大片灌木丛呢！是啊，小艇造得特别坚固，拖轮马力很足，缆绳偏又那么结实，拚命这么一拉，就把那一大片灌木，连同半边海岸，都拉到水里来了。怪不得人家都说不能用新鲜木材造船呢！

不用说，这是桩极不愉快的事。但是，很幸运，总算圆满结束，没有什么伤亡。

在我的计划中，是没有打进这种耽搁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正象人们常说的，是“不测风云”。我也只好下令抛锚，来清理船舷上的枝杈。

我和我的副手罗木一整天就忙着干这个。老实说，我们饱尝痛苦：浸泡得厉害，冻得发僵。夜晚降临到海上，天空

布满星星，船上敲起半夜的钟声。我放罗木回去睡觉，自己留下来值班。我站在甲板上，思考着未来征途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和美妙动人之处。我幻想得入神，不知不觉，这一夜就过去了。

可是，清晨时分，还有一件意想不到的可怕的事在等待着我。原来，这次事故不光是使我们的远征耽搁了一昼夜，而且使我们失去了船号！

你大概认为，船号那种东西没多大用处吧？错啦，年轻人！船号对于船来说，就象姓名对于人一样重要！不用举远的例子，就说我吧：伏伦盖尔！多响亮、多美的名字！要是我叫个什么萨波多依一波德依洛，或者象我过去的一个学生一样，叫苏斯利克……那我怎么还能指望得到现在这样的尊敬和信任？你自己想想嘛：远洋航船船长苏斯利克……象什么话！

船也一样。你把船命名为“大力士号”，或者“勇士号”，那么坚冰在它面前，自己就裂开了！你倒试试管自己的船叫“洗脸盆号”！它倒是会漂在水上，跟个洗脸盆似的，可是它会在一个风平浪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好端端就自己沉到海底去！

正因为这样，我挑选了好几十个名字，反反复复地考虑，好从里头找出一个最能配得上我那个漂亮的小艇的。最后，我给小艇确定的船号是“胜利”。这样一来，光荣的名字终于找到了一条光荣的船！这样的名字，可以毫无愧色地带到任何一个大洋上去。我定做了铜铸的字母，并且亲手把它

们一个个钉在船尾横板上。它们被擦得闪闪发光，火一样燃烧着，在半海里远的地方就能清楚地看见！

就在那不走运的一天，临近清晨时分，我一个人站在甲板上。海上风平浪静，海港还没有醒来。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昏昏欲睡了。正在这工夫，我突然看见海港的服务快艇径直朝我驶来，接着“啪”地一声，一叠报纸丢在我们甲板上。虚荣心，谁都知道这是缺点。可是我们都是凡人，一看见报上登出自己的名字，总不免高兴。于是我立刻翻起报纸来。我很快就找到一段消息，念道：

“昨日于环绕地球航行之起点发生的意外事故，适足证明该艇船长伏伦盖尔对该船命名之准确无误……”

我觉得有些难为情。但是说真的，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并没真正弄懂。我又去翻第二份报纸，接下去是第三份……翻到其中一份，一张照片投入我的眼帘。在左角上的是我，右边的是我的副手罗木，中间是我们漂亮的小艇。照片下的说明文字是：

伏伦盖尔船长和他将乘坐的小艇“倒霉号”

我的心往下一沉，急忙奔向船尾，弯下身去看。不错，“И”和“О”这两个字母确实不见了。〔注〕

丢脸！不可挽回的丢脸！而且这船号再也无法改正过来了。记者们的舌头极长。伏伦盖尔的“胜利号”还没有人知道，我的“倒霉号”却已经通过他们的报纸名扬天下了。

也不必长时间为此苦恼。从岸上刮来了小风，我们的帆
注：俄文“胜利”如果前边丢掉这两个字母，就变成了“倒霉”。